

30106

教科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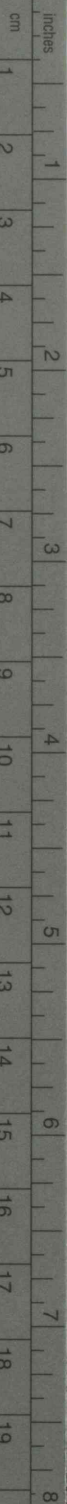
4
820
41-1899
20000 6913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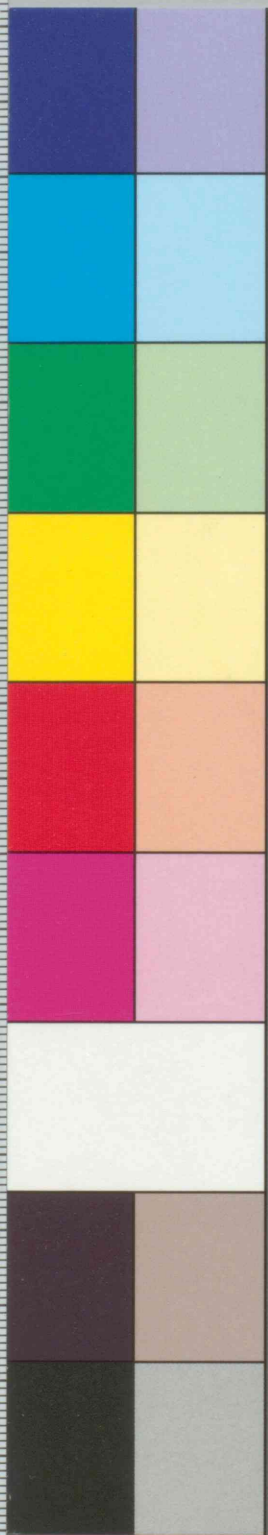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4a
820
明44

標註 近古史談

上

資料室

42

日一十三月一年二十三治明
濟定檢省部文
書用科教科文漢校學中

820

844

大槻磐溪著

男 文彦新點



卷上

標註
刪修
近古史談

大槻氏藏版

題辭

芒芒蜻洲盛衰千古應仁亂階分裂
九土織田勃興略定中原皇居既壯
天子斯尊豐臣繼業東征西伐餘力
曜兵威震窮髮我后乘運撫寧四陲
誅叛討逆廟算靡遺元和偃武與民
休息驩虞三百繫誰之力

寧靜子題

標註
近古史談
題辭
大槻氏藏版

先人此著稿成、實在安政中、當時稟准幕府、幕府特刪其屬忌諱者若干篇、以准焉、乃梓而行之、近時官釐革小學教則、以申明教科之制法、於是、奉其旨、凡篇中事之涉於鬼狐怪異若復讎等者、則或刪之、或修之、又述先人之志、更補以前年所刪削之若干篇、錯綜拮据、題曰刪修近古史談、因再梓行焉、庶幾得適彼教則之旨、而應世之教科書之需邪、

明治十四年辛巳冬

不肖男 文彦 記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上目次

織篇第一

了伯聽平語 附記
右府營皇宮
無雙道化
倒勳狀
岩間大藏 附記
細川藤孝
梶川彌三郎
仁科信盛
烈奴

織田公納諫
神子田長門
謙信陷私市
米田某
藝侯戒諸子
破缸柴田 附記
大緩山
稻葉一徹
山内一豐妻

厨人坪内

右府察微

光秀反形附記

豐篇第二

掣鞋奴

歌人幽古

羽柴氏神速

島左近

花房職之

勇婢刪

利休訪蒲生氏

善射者某

森蘭丸

百姓作右衛門

設姓曰木下

賤嶽之役

石田三成附記

小田原之役附記

豐公天

豐公賜首鎧忠勝

千利休

上杉景勝

利休之靈刪

征韓之役

界善左衛門

神符之夢

太閤雜事

岡野左内附記

飯田覺兵衛

福尾勝兵衛

僧雲居

敗天公

關白誅利休刪

太閤觀五老刀補

韓國多虎

悍卒

太閤薨

加藤嘉明

清正讀論語

戶川肥後

塙團右衛門

怪猴

利常品諸將

標註 近古史談 卷上目次 二 大 規 藏 版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上目次終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上
古奧 平崇 士廣 著

織篇第一

了伯聽平語

織篇織田氏篇
之謂
平語即平家物
語
佐野城在下野
國安蘇郡佐野
莊唐澤山佐野
房綱稱小次郎
藤原秀衡裔也
天正三年年十
八削髮號了伯
居天德寺
北條氏指相模
小田原城主氏
政
佐々木高綱稱
四郎壽永三年
宇治川之戰為
先登
那須宗高稱餘
一壽永四年讀

了伯聽平語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譬
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譬師為唱二曲、一係佐佐木
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
而不可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
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
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
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
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

標註 近古史談 卷上 目次 終
織篇第一
一
大槻氏藏版

岐屋島之戰海
上射敵船扇眼
鎌倉公指源賴
朝名馬名生啖

寧靜子著者別
號

北條氏政弟左
衛門佐氏忠
常陸太田城主
佐竹常陸介義

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聽平語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德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綱之死諸臣相謀請北條氏弟氏忠為嗣了伯獨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隱棲黑谷云及豐公之

重
黑谷在京都東
山有寺曰金戒
光明寺
豐公指豐臣秀
吉
右大臣織田信
長
平手政秀稱中
務大輔天文二
十二年諫死信
長時年二十

東征乃起以為嚮導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傅平手政秀驟諫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

不亦甚乎、

羽柴筑前守秀吉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諛、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己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墻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為戲、時揭簾窺戶、聞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饑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盤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帳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

近衛公藤原氏五攝家第一

常盤井指神家號

應仁、後土御門帝年號、山名宗全、細川勝元、作亂、京師七年、京師為灰燼

尾張織田氏攻美濃稻葉山齋藤氏、此役永祿五年也、神子田長門齋藤氏之將、池田勝三郎、織田氏之臣、名信輝、後稱紀伊守、削髮號勝入、父辭關白、子襲其職、則尊稱其父曰太閤、指豐臣秀吉也、前田利家、毛利

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神子田長門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唐首即以鹿牛尾飾、兇首甕甕然者、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甚急、怯懦之士、必反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大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田也、

寧靜子曰、太閤嘗問前田毛利諸公曰、假使故右府率兵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卿等將何屬、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孤屬右府耳、何則、使南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氏鄉首也、北軍得南軍首、雖至四千餘

輝元右府信長
蒲生秀鄉
三十六計走為
上計南齊王敬
則語

史記韓信傳陸
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
無雙道化

平野與兵衛齋
藤氏士

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
府所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者豈為將將者言之歟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
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
無雙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歎
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
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然齋藤氏諸將前
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勇氣之不
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平
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寧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象之
然則無雙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私市在埼玉郡
今騎西驛也小
田朝真守之屬
小田原北條氏
越後主彈正大
弼上杉輝虎削
髮號謙信

謙信陷私市

武州私市據爽塏為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
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
支城處架以箐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
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
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柿崎
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
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為筏浮之澤
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
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
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城遂陷焉

彈正臺亦謂霜
臺杉霜臺上杉

寧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倆所謂捕兔亦用全力者

彈正也

甲斐主大膳大
夫武田晴信薨
髮稱信玄

川中島在信州
更級郡

禿屬薙髮者語
信玄放逐其父
信虎故云逆禿

兵衛佐村上義
清信州埴科郡

倒勳狀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刀瘢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鏃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尙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世謂之倒勳狀

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也著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耳由此觀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勳狀於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逆禿之下策耶

米田某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

葛尾城主并領
佐久郡
飲富兵部虎昌
板垣駿河信形

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爲牆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爲兩隊使三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飲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爲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慎况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

標註 織篇第一 五 大槓 藏版

謂信玄亦能使人矣

岩間大藏

猿樂岩間大藏左衛門

西域支那西方諸國之稱崑崙山在清國新疆省西南境

岩間大藏爲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爲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兩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寧靜子曰駢錄以上數條一寬一猛甲越各家氣象可以見其概矣余嘗

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冢不似一棺湖底安春日山頭鎖晚霞驕驕嘶罷有啼鴉憐君獨賦龍州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爲二公斷案歟

附記

野田城在三河屬德川氏湖指信州諏訪湖春日山城在越後頸城郡上杉氏世々居之
安藝主大膳大夫毛利元就併領山陰山陽十三州有男子八

謙信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爲兩隊當是時掣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家用兵約略矣
藝侯戒諸子
元龜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爲一束極力折之

人

左衛門督小早川隆景筑前主中納言

詩、詩經、小雅、棠棣篇

支那、東晉之末有十六列國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吐谷渾北魏也、吐谷渾北魏姓、谷音浴、阿柴名也

丹後田邊城主細川藤孝削髮

號幽齋玄旨叙二位法印

古今集醍醐帝延喜五年紀貫之等撰有三木三鳥等之秘訣云、左衛門大夫太田持資扇谷上杉氏老臣居武州江戶城削髮號道灌

柴田修理亮勝家織田氏臣後爲越前北莊城主

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侯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萼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錄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侯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搢紳婦

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延志果、年盤譯曰、君行知不遠、吾袖淚猶霑、藤孝頷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秘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寧靜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嘗有詠道灌二絕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歸逢雨、乞簑時、有花無實、君看取、捧出棣棠黃、一枝才兼文武、有斯公、一激終能學國風、斥候他年辨潮落、水禽聲在遠洋中、并錄以見國風之學有益武事矣、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

長光寺城在近江蒲生郡武佐左京大夫佐々木義賢近江觀音寺城主又稱六角氏薙髮號承禎平井甚助

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盟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鐵鏝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喊吶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爲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于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附記

信長以勝家爲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權不立號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橫島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

安土城在近江蒲生郡天正四年信長自築居之

天正元年將軍足利義昭入橫島城在山城宇治川南岸壽永三年梶原源太景季佐々

木四郎高綱涉
宇治川先登

策曰夫夫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
餒於敵衆競繼之遂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爲
衆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梶
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
此功

宇水宇治川也

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佐木而知有梶川者鮮矣抑前梶
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大緩山

信長動罵人曰大緩山猶言懶惰輩也或云大緩山江州山名信長蓋借以

目此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

越前主左衛門
督朝倉義景
刀根山在近江
北境

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未戰也一日
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

陣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
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
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
夜漏已丑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
鼓罵曰咄大緩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
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
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
誤事者率皆此類

石川嘉右衛門
重之仕德川家
康後遁世隱居
洛東比叡山麓
稱丈山
廷尉謂檢非違
使源義經嘗任
檢非違使尉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險難不問
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
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
論右府矣

仁科信盛

武田四郎勝頼
信玄子也信盛
出嗣仁科氏
高遠城在信州
伊那郡

信忠三位中將
信長嫡子

渡邊金大夫今
福安左衛門諷
訪莊右衛門

三代實錄清和
陽成光孝三朝
正史延喜八年
藤原時平等撰
對馬守小野春
風

仁科五郎信盛勝頼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
遠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諷曰武田氏亡在旦夕
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剝鼻放還
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傅城攻擊甚急殺傷無
算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田備中春日河內渡
邊金今福安諷訪莊原隼人等十八人逆戰于大廳
縱橫交擊劍光散火世子信忠負金襴保侶衣俗作母
衣按三倚屏外桐樹指
揮士卒有一女將年三十餘著紅縞甲提眉尖刀呼
曰身是諷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戰斃七八人刺喉
以死我將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
兩下信盛度不脫據床屠腹抽腸投之裱榻而死時

年十九城乃陷後信盛投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
世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橫尙存刀跡云

寧靜子曰滅武田氏世子信忠之功居多焉而五郎信盛之守城不屈苦
戰死節比之阿兄爲敵所逼饑困以死豈不赫赫然有餘烈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
也乃設茗讌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
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
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分
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
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
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

一徹或作一鐵
名貞通初仕美
濃土岐氏

詩唐韓愈貶潮
州刺史時作原
作七律今舉其
後聯二句潮州
在今廣東省海
邊秦嶺藍關皆
途上地名

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不可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咄吾豈畏死者哉吾惟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一徹聞之遽令曰急急解縛奴苟以為冤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為畏死苟生者奴為天下恥之遂屠腹

其旁出腸以死

田橫秦末人豫讓戰國晉智伯臣

一豐後土佐守領土佐二十四万石

一豐室梶原氏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為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狷介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內一豐妻

山內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匣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

織篇第一

十一

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獄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為上國之恥、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一酒我恥、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上國對東國指京畿

慶長五年、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起兵、關原之亂、是也、三成抗德川氏、故云石賊之反。

三好氏、足利將軍管領、細川氏家宰、菅谷九右衛門、市原五右衛門、並織田氏臣、七汁、五菜、三獻、是為饗膳正式。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駭書為笠糾、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廿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內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五、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宥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疆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每品咤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内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

幕朝、足利將軍幕府也。
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信長、小字吉法師。

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伎倆、為設演射場、下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卒不能中也、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逡巡不進、當此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為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

有是哉、渠之深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秦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統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為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辨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

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情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憂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

蘭丸時年十四
五名長定武藏
守長一弟年十
六為美濃惠那
郡岩村城主食
五萬石

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覷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慤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誠信足感人者

日向守光秀丹
波龜山城主織
田氏臣

本能寺在京都
六角通小川天
正十年信長館
之秀秀叛而攻

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情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蘭丸時年十四
五名長定武藏
守長一弟年十
六為美濃惠那
郡岩村城主食
五萬石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憂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

日向守光秀丹
波龜山城主織
田氏臣

本能寺在京都
六角通小川天
正十年信長館
之光秀叛而攻

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覷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慤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誠信足感人者

之信長自殺

龜山城在丹波周山接山城連愛宕山自擬周武王比信長於般村王

愛宕山在山城國葛野郡西境西坊其祠僧六坊舍之一松村紹巴南都人爲連歌宗匠叙法橋住京都此會光秀發句云時者今天我下知流五月哉

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乎養豺狼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辯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爲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湟深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爲謀此不順之舉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

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恢大也

光秀嘗質母丹波人秦秀治招降而斬之秦氏臣怒殺光秀母右府右大臣信長安田作兵衛國次後變姓名仕立花宗茂

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立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而况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田作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鏗之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瘍焉宿其頸久之不瘥遂生弩肉源憤悲以琴絃緊紮肉端繫之竹椽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執角弓射右府於堂

册修 近古史 卷上

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時謔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噫是皆已知其惡逆心自責其罪者歟

百姓作右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小栗棲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籬中以竹槍鏗其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右獲賊魁矣嘖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勇莫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之一鄉賴以安焉作右死其子喜兵衛亦慕父風久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十餘獨奮曰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黑喜兵乃著短蓑腰利鎌直往村口無人處

山崎在山城乙訓郡西南境小栗栖山城宇治郡村名

偃臥如死人以待焉少頃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兵快手剪頭墜地因接合身首十字樣縛之淋漓被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勞矣請買酒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寧靜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一農夫手天也而其子喜兵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知非天意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兵皆可謂農夫中奇男子矣

標註 織籍第一 十六 大觀氏藏版

別修 道 史 卷 之 一 十一 州 概 氏 藏 版

豐臣氏篇

中村在名古屋
正西一里餘

清洲織田氏居
城在尾州春日
井郡津島同國
海東郡西境
濱松在遠州敷
智郡久能亦在
遠州榛原郡松
下嘉兵衛之綱
屬今川氏

豐篇第二

挈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者
其中中邨之人也天文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
日吉年甫十六齋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
里多買麤線針於清洲而來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
食與草鞋遂往濱松遇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
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鄉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
携以歸為換其服并以袴與之初雜處之奴隸中既
而擢為內豎付之衣服器玩掌其出納日吉機慧而
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
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之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極其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其為多行縱讀的漢文。

標註 近古史 卷之十一 豐篇第二 十七 大觀氏藏版

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爲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清洲、資緣其鄉人仕織田氏者某爲挈鞋奴、無幾爲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瀬甫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桶皮、鐵、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爲實錄、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爲曠世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橫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島、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素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游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

小瀬長太夫道
喜號甫庵初仕
豐臣秀次後仕
前田利常有文
筆之才撰太閤
記等數書松下
環翠蓋之綱子
孫本文見遺老
物語
光明寺在中村
西萱津地屬海
東郡

示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說、

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玉、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顯、時山城州渠信長爲此職、偶出獵、遇一人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爲平秀吉、驕捷有口辯、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最可笑者、但余久疑秀吉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說、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弑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盡收金銀、以爲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爲如何、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

明史、明朝一代
之史、清乾隆年
間成、秀吉初自
稱平姓、故云平
秀吉

毛利右馬頭輝
元、播州姫路、秀吉
居城也、堀久太、郎秀政、
後任左衛門督、
爲越前北莊城
主、幽古、傳未詳、博
學善和歌、
芳山、
黑田勘解由孝
高號如水軒筑

前守長政父

賤嶽在近江北
境伊香郡

中川瀨兵衛尉
清秀攝州茨木

城主從秀吉敗
死柳瀨

神子田半左衛
門栗山四郎兵

黑田筑前守長
政小字吉兵衛

風綻雨拆自嬌招人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為觀花之始耳

寧靜子曰復讎之舉以順伐逆天人所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恠哉

賤嶽之役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田半左大聲呼曰明且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山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

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

寧靜子曰如水氏之賀而一時不如神子田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歲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

羽柴氏神速

越前主柴田勝家外姪佐久間玄蕃允盛政大垣在濃州安八郡柳瀨在賤嶽北即中川清秀敗死之處

越將作間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為無敵已者當此之時筑前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瀨敗聞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達賤嶽址距盛政砦二里而陣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快戰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為公所先耶明且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日

前漢張良字子房佐高祖以智

謀稱日東日本也越人越前軍也

加藤虎之助清正
正福島市松正
則加藤孫六嘉
明平野權平長
泰脇坂甚內安
治片桐助作且
元糟谷助右衛
門武則是為七
槍

三成小字佐吉
江州石田村人
幼學書於同州
神崎郡蘆浦觀
音寺始仕秀吉
時年十三後江
州佐和山城主
十九萬石
五奉行前田德
善院立以長東
大藏少輔正家
淺野彈正少弼

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旦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捷

寧靜子曰盛政剛愎自用適足以喪師誤國矣而羽柴氏之決勝千里炳若觀火然則不知張子房云者乃其所以自知也歟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碗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一碗少熱不滿半碗公徐喫了又要一碗於是代以小碗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歸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行之一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長政增田右衛門尉長盛及三成
石豎子罵三成
秀吉壯時人稱曰猿冠者

淀水
京橋大坂城北門

江州甲賀郡水口
島左近勝猛對馬人仕三成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出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噫知人之難猿公之智且有不免歟

附記

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土民盡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其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此類

島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島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

侯國之臣指柳川侯臣安東省庵歸化之士指明人朱舜水

內大臣織田信雄信長次子三枚橋在駿州沼津驛中長窪在沼津驛北浮島原今謂原

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況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厚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內府信雄軍於三枚橋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關白率諸軍至駿河內府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關白被緋甲戴

驛在沼津驛西

千利休負茶筌背旗狂言師番內為三番叟裝

唐冠帶金粧太刀二口執形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而茶筌背旗幡叟裝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瞥然下馬撫刀揖二公曰聞卿等異志有一角鬪耳疾起決雌雄信雄赧然無言慚汗浹背照公則徐進颺言於衆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白乃超乘而上揚揚舉鞭以馳衆莫弗感歎照公勇智

八國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上野下野常陸關左指足柄關以東石垣山在小田原城西南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羣雄如此而內府之怯懦照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算定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關左而視北條氏不啻孤豚也又曰豐公之滅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士要信雄舞古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己故作不祥舞以應之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那須野是

放下野那須給二萬石

保衣同保侶衣見織篇仁科信盛條

韓指朝鮮

花房職之

可以見其庸材矣雖然後之奉暴主者亦不可不以信雄為鑒戒也

附記

有兩騎將負巨背旗佩大保衣過陣營之前豐公望見異之使行人問其名使者馳呼曰主將之命也各通姓名二騎不答使者反命公曰汝不下馬而問失軍禮其不答宜矣更遣他行人二騎乃下對曰小早川臣河田八助檜崎十兵後征韓之役隨隆景屢與明兵戰河田背旗檜崎保衣並以雄偉非常耀名於異域

花房職之

關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

備前岡山城主浮田中納言秀家

長東大藏少輔正家五奉行之一

物愚將作此大怪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佛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東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

冊修 近 古 史 言 卷 上 大 槻 氏 藏 版

青砥左衛門後
為引付衆
鎌倉執權相模
守北條時賴削
髮稱最明寺

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
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
而沈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
亦大有理顧孤之爲此未必爲娛樂其實欲使敵倦
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
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略可想矣昔青砥藤
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
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
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不蒙恩恤之典而徒施
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尙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
水涓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爲
奉行于今傳爲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

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爲軍師永留
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豐公爲人噪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豐公天

關白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
際危礁亂峙水路險怪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
卷雪山無復可列船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
清明海波恬平絕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爾
後海濱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

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陸辭天子詔賜節刀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廷者洵足爲天朝吐氣

志州鳥羽城主
大隅守九鬼嘉
隆

陽侯海神名

標註 卷 上 豐篇第二 二十三 大槻氏藏版

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豐公賜首鎧忠勝

關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奥州次宇都宮時
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
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爲佐藤
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
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
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爲然記昔長湫
之役失我編將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
萬颺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
與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銃
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胄下鞍飲

本多平八郎忠勝後稱中務大輔
廳南今上總壇生郡長南驛
四郎兵衛忠信陸奧信夫郡人
從源義經此兜獲自紀州熊野
云
中書中務別稱長湫在尾州愛智郡編將三人
池田勝入信輝其子紀伊守之助森武藏守長一也

稻葉伊豫守貞通入道一鐵

馬於河間渠爲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
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
卵粉壘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
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
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
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
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
力亦爲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輕重
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
無量但臣爲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
較也公聞之不懌而罷

寧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

支那三國魏太祖曹操小字阿

刪修近古史記 卷四十一 大樹氏藏版

關羽、蜀昭烈帝
劉備將
二公指曹操、秀
吉

飛驒守蒲生氏
鄉會津主
千宗易號利休
泉州堺人以茶
道仕秀吉食三
千石

福田長右衛門

抑二公實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爲己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鄉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鄉示其所自詠曰限有盤吹彌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譯曰山花自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泣然流涕曰嗚乎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登見盤積奴先爾掃邊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絲譯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能防害也氏鄉卒之後書史福田某啓視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爲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三年必得其所願豈不

惜乎

寧靜子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氏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爲孤寫謠曲一本其籠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鳩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乎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附記

氏鄉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崎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爲己是以泣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

千利休

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

山崎右京進賴
久備中成羽城
主左馬允家盛
弟
中原指近畿地
方

左海即泉州堺
浦
武野紹鷗
支那唐時盧仝

標註 豐篇第二 二十五 大觀氏藏版

陸羽二人嗜茶

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秘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寧靜子曰茶味禪味也天眞爲貴敷置之妙次序之整得于心而應于手者始可與言茶矣後之奉其儀者些伎是拘末節是泥甚則贗鼎欺人揚揚得意其能無愧其師乎

上杉景勝

黃門中納言別稱景勝謙信嗣子
富士川在駿州富士庵原二郡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尙臥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

之間當東海道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
陸奧在東故曰東奧

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寧靜子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鄉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爲東奧鎮撫者亦以此歟

太閤觀五老刀

伏見城在山城紀伊郡
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前田德善院法印立以五奉行

豐公在伏見第偶出外廳觀數口佩刀挂在架上蓋大老諸公所脫也公笑顧前田立以曰我且暗射其爲某某刀汝默而聽之其金飾者秀家也寸過度者景勝也革纏其柄者利家也柄室皆異樣者輝元也

刪修近世古史 卷四十一 大樹氏藏版

之一、江戶大納言家

前田又左衛門利家

而素朴無華、製造不異常者、是為江戶納言耳、立以驚曰、一如尊命、不知殿下何以知之、公曰、夫秀家、矜飾、凡事好佳麗、而上杉之剛武喜長劍、自其父時而然、又左起卑賤、領大國、而樸茂之性、不改其初、毛利氏之好奇偉、則不但劍佩也、唯江戶納言沈勇而有、大度武庫、兵森然、其所恃者、不在一劍、吾是以知之也、

寧靜子曰、豐太閤之於五老、觀其所佩刀、而品定其為人、絲毫不爽、亦足以徵其知人能任用矣、抑我德川氏、與前田毛利上杉諸家、互榮於今日、而浮田氏獨忽諸、好佳麗之弊、其可不畏哉、

征韓之役

征韓之役、小早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

開城在朝鮮京畿道京城西北

名護屋在肥前松浦郡北端

鴨綠江在朝鮮平安道西北境、山海關在支那直隸省東北、渤海、北鎮、北京、稱順天府、明國京師、在直隸省、秀次、秀吉嗣子、施藥院秀成、丹波氏稱全宗、以醫仕秀吉侍左、右、叙法印、任施藥院使、因以為氏、相國、太政大臣、別稱、即贈太政大臣、菅原道真

候起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拜謝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率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記焉、孤縱不幸而即世、有關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止、當此之時、吾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州、髡奴於一壓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孤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菅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罽丸、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哉、滿座悚然、莫弗驚其雄膽、

標註近世古史 卷四十一 豐篇第二 二十七 大親氏藏版

册修近古史 卷之四 大樹氏藏版

清朝帝室、姓、愛親覺羅氏、忽必烈、元朝世祖、歷山王、歐洲古昔希臘國王、那波烈翁、佛蘭西皇帝、秦始皇、漢孝武帝、

全義館在忠清道北邊

寧靜子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神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頽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膳、殺之、清正怒、天明從圍其山、有一大虎、獍猛排茅葦而進、清正負隅、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吾技、爾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黑田氏之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

後藤又兵衛基次、仕長政

馮婦支那戰國晉人、出孟子

山君、黃公、虎之異稱

佐敷在肥後南境、葦北郡

登樓觀之、有虎入廐食馬也、菅政利直起、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脛、虎轉身而逼、政利殆危、有一士來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為一面之將、不知愛其身、而與擊獸爭雄、吾所不取也、

寧靜子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鏖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

界善左衛門

主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與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

標註近古史 卷之四 豐篇第二 二十八 大觀氏藏版

別修 近古 史記 卷之 大樹 曰 藏 版

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善左。旋起取殺侑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蹶起，摔梅北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刃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有脇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諸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千石。

淺野彈正少弼
長政，本多中務

寧靜子曰：此警也。太閤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

大輔忠勝

幸長，長政長子，
紀伊主，
彦陽，蔚山，並在
朝鮮慶尙道。

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也，特表出之。

悍卒

征韓再役，左京大夫淺野幸長與明將高策戰，彦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回其轡，以刀鞘策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淺野河內及步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銃，執銃名小狐者，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彦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搏飴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為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內忿恚甚，欲得六郎

標註 近古 史記 卷之 大樹 曰 藏 版 二十九 大親 能 藏 版

刪修近古史
卷上
大槻氏藏版

淺野氏後移封安藝

曹劌支那戰國魯人出左傳莊公十年

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尙仕在
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泰平之朝乎

神符之夢

太閤嘗從容語侍御臣曰孤出尾州民間芻蕘之役素所熟知文墨之事則未嘗學之也不圖今日爲天子關白得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廊廟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幼入大內爲厨婢時得一近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符飛翔空際自伊勢赴播磨纍纍不絕覺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府公命西征平播磨諸州會公遇弑反旆東上一戰誅逆賊然後朝命屢下終

得陞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偶然也

寧靜子曰世傳太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日吉余嘗疑日天子象也太閤雖位極人臣既非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近閱音博士松苗國史略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懷而生余蓋隱然明其爲皇胤也而當時不吐實者憚朝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虛誣也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响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峯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溢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

京都人岩垣松苗著國史畧五卷
東山在京都鴨河東
聚落第在京都西陣即秀吉第宅
孝藏主太閤侍女爲比丘尼者

標註近古史
卷上
豐籍第二
三十
大槻氏藏版

冊修 近古史 卷十一 豐篇第二 三十一 大親氏藏版

肥後守木下家
定傳此箋家定
長嘯子勝俊父
備中足守藩祖
前漢高祖作大
風歌武帝作秋
風辭

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
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此箋今尙
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象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
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太閤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嘲而
自吾得失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快豁世復有如此大
英雄耶

太閤雜事

小牧山在尾州
春日井郡伏見
驛在濃州可兒
郡當中山道
山城紀伊郡伏
見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人伏水請進馬時豐公與
茶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褰衣撫髻曰
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爲言
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尙乎我者耶
船達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

武田信玄上杉
謙信

笑曰何物黠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耳汝
等能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世事顛倒矣無袖者在
上也蓋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主者以
至則曰汝雖小黠可憎亦足以警孤矣但施之他人
必啓爭端慎勿再焉與金縱之其大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
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髯在乎一
人提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
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髯之幸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
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自
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

醍醐山城宇治郡地名

城山城國也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醍醐，醍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醍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使者曰：持此往矣。
置小墅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守之，軒前新植松數株，既而生草，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獻之，聚樂第，公笑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草生於數月間耶？及其狃而屢獻，則又笑曰：止，止，使草多生，太不可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而罷，蓋皆所以摠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加藤嘉明

加藤嘉明會津主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營好聚，舶載磁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磁鍾子淺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為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為洩憤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心所甚憤，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支那宋蘇軾號東坡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護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非謂鄙吝之心。

那修近古史談 卷上 大槻氏藏版

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灑脫如此之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病嘉明氏之愛磁器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岡野左內

岡野左內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澤去仕蒲生秀行食一萬石左內好貨殖家資累巨萬每月二三次陳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身枕藉其中以爲樂焉人皆賤之偶隣間有鬪者有人來告左內不暇振擻直往和解之信宿而返則黃白猶散在室中衆始服其宏度先是關原兵起左內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勝曰非敢資軍需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黃金一枚左內大奇之曰人之用心當

出羽置賜郡米澤
侍從蒲生秀行
氏鄉子會津主

參議忠鄉秀行子

中務大輔忠知

如此賞之以十金左內後稱越後守仕至忠鄉時而死其病革也獻遺金三萬兩於忠鄉副以正宗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弟忠知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金以至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其櫃燒之

寧靜子曰岡野之有武功於上杉氏人皆知之而至積金事則知者鮮矣抑世之封殖自喜者率皆鄙吝纖吝不以一錢利人而岡野之積而能散利國以及人活運靈動財於是乎有用矣錄以戒夫守錢奴

附記

左內嘗與吾黃門公相遇於逢隈川舉刀相擊馬驚而逸公追斫其背戰袍毀裂後左內命縫匠繡補其裂痕每誇示人曰是名將手迹也

黃門指仙臺中
納言政宗著者
爲仙臺藩士故
曰吾
逢隈川發與州
白河郡流伊達
郡中

豐篇第二 三十三 大槻氏藏版

册修 近古史談 卷上 大槻氏藏版

論語、書名有魯論語、齊論語、今論語、魯論語也、亞相、大納言別稱、指利家、浮田秀家、淺野幸長、曾子、孔子弟子曾參、

清正讀論語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瞠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艙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矚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寧靜子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

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飯田覺兵衛

肥後守侍從忠廣

朝鮮八道、京畿道、黃海道、平安道、咸鏡道、江原道、慶尙道、忠清道、全羅道、是也、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為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田覺兵衛、侯之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刀癢、遂為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為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獨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

册修... 古... 大... 氏... 藏... 版...

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佛蘭西帝那波烈翁，落日橋在伊太利國。

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鳥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觀曰：忽諸大礮，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虜那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略五六十矣，尙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銃，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戶川肥後

和泉守直家中，納言秀家父，領備前美作，始築岡山城而居。戶川肥後守秀安。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爲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

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塵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况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寧靜子曰：殉死之爲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世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徒死以殉其所愛之君，與夫匹夫匹婦之爲諒者，相去幾何，而况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要可以爲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俠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胤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一世，皆殉節於矢石之間，及我之身，獨受厚祿於治世，而無涓滴以報國也。今而不從君，何面目見父祖地下，乃屠腹以死，是爲義死，其

相馬氏領奥州宇多行方二郡六萬石。

刪修 史記 卷之 大枝氏藏版

儕輩聞之、亦有自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金某乎、是為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為子孫榮耀之計者、是為利死耳、觀於此言、為士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及長治卒、柩車出、從而送之、野埋葬禮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屢使人迎之、固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黃泉雨露之艱、固非所避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

長治長政庶孫
食備後三吉城
五萬石

從之、弊衣麤食、日掃墓門、塵以終其身、

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廬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屬有戰功、遂為統隊將、食祿千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啣之、遂棄祿、亡命、留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加藤氏時領豫之松山、故曰江南。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為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屨、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中人莫弗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

吳季札、支那、春秋人、稱延陵季子、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弟子、

伊豫松山城、妙心寺在京都西郊、

刪修 古史 卷之 大規氏藏版

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塵尾感歎

寧靜子曰塙團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可多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錄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特錄其異於衆者以存奇士

雲居爲直之義子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於大坂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奧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

大坂之役指元和元年之戰東山道美濃不破郡青野原

奧州宮城郡松島

御島松島中之一島

夫千里裸跣雖緇徒不可爲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爲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巖寺後皆修業各爲一庵住僧

寧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巖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焉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松梢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攬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怪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攬吾頭吾覺其手肉溫暖以爲少年輩作戲耳并觀此事雲居之爲超悟僧益可想也

怪猴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側夜夜有怪出

武藤修理坂井
主膳大橋茂右
衛門牧主馬村
上彦右衛門

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眞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蔦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綫驕然墜屋上團謂是所云怪者屏息埃之既而怪據屋端俯闖廁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團張眼叱之怪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之怪則躍上屋闖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爲破燭滅怪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犄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怪則厖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

從三位源賴政

豐後直入郡岡
城此時修理大
夫中川秀重居
之
赤座七郎兵衛
村井伴右衛門

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怪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無有如塙團其人者捕而獲之耳夫猿狢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怪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三位所射怪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敗天公

豐後岡城外數百步有諸士塋域每風雨夜晦有怪禽出臚膊鼓羽其聲如豹士女相戒莫敢過其所云赤座七郎岡藩砲隊長也其妻村井氏弟伴勇而好武時寄寓赤座氏一夕自外歸途過怪之所忽有物飛拂頭上隨風淅瀝有聲村井意欲生縛衝暗徐進從其聲以捕之則敗天公之懸籬而不墜者矣村井乃解其懸持以歸赤座氏連呼曰起起我獲怪物矣赤座蹴衾起則村井執敝笠在手笑曰果如所聞其臚膊者此怪之觸籬婆娑也其聲如豹者此怪之受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上尾
大槻文彦

前田中納言利常
大納言利家
孫中納言利長
子

風飛鳴也相共拍掌明日岡城人傳誦曰怪既爲村
井氏所捕矣夜行無復所患

寧靜子曰世之妖云怪云者率皆敗天公之類耳咄咄怪事可以解盲俗
之感矣

利常品諸將

加賀黃門利常擇其臣通古事者四五輩充侍御謂
之談臣一夕論近古英雄談臣問利常曰豐太閤若
何曰天資無匹織田右府若何曰勇武絕倫次問謙
信曰卓越尋常又次問信玄掉頭曰褊淺卑狹不足
道耳

寧靜子曰此論實獲我心錄以爲此卷壓尾

刪修註 近古史談卷上尾

明治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刪修版權免許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 標註印刷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日 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第卅七版發行

標註刪修近古史談與附
定價金拾八錢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文部省檢定濟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教科書)

著述者 故 大槻 磐翁

東京市下谷區上根岸町百十番地

大槻 文彦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吉川 半七

大阪府東區心齋橋通ノ北久寶寺町角

三木 佐助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一番地

野村 宗十郎



發賣所

發賣所

兼發行者註

著述者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文部省檢定濟

大槻 磐翁

吉川 半七

三木 佐助

野村 宗十郎

